

# 第九章 改革創新

## 之一：律師公會

長久以來，律師在台灣一直是種遙不可及的稀有行業，人們對律師的需求雖然長期存在，但是高考制度的窄門向來是只見縫隙不見開，由軍法官檢覈出身成爲律師，是取得該項資格的旁門捷徑。可是無論如何，律師的總供給數量仍然非常有限，這也是爲什麼台灣的代書事業如此發達，在早期完全不須任何牌照即可開設代書事務所的時代中，一般人民對律師的需求相當程度地都轉到了代書身上。

律師、法官是司法防線上的守衛者，何以會一直難以受到重視呢？除了在人數上一直不足以形成可以「發聲」的強勢團體以控制應有局勢外，現有成員的不團結，以致使既得利益者掌握易守難攻的重要據點也是原因之一。追本溯源，人人都知道，節制法官、律師人數的成長，以維持

可控制的現有局面是來自於當權者政策上的考量。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從大陸退守來台灣，這個在彼岸就體質不健全的政黨，在海峽的這一段更難在一時間調整齊備，一切荒亂之中只求速成定局，無根無據的法令天天都在頒定與執行。掌權者事實上是武將出身，身邊可用的文才儒士雖有，但懂得法治的卻寥寥可數；而且據守之初當然也不顧法治，這樣較易於掌握局面，於是對知法者尤需要全力打壓，才足以令掌權者本身安然生存，所以，法政人才的長期缺乏成了一九四九年以後卅年台灣不變的局面。

法律人出路的被抑制，嚴重影響納入人才的良性循環。一直以來，用「經濟奇蹟似的成長」自豪的台灣，在財經人才的培育上已漸有完備的進出系統。一來是在大學聯考時，總是居高不下的財經科系易於招募菁英；二來則於其畢業之後，社會上也總有各銀行、貿易公司及企業使之易於生存，所以，莘莘學子將這些相關科系列為首要目標並努力追求，有這些背景上環環相扣的因素存在。

而法律系呢？看那一張張抱書苦讀、飽經考試風霜的臉，在一九八九年之前，每年律師考試的錄取名額都在廿、卅人上下，錄取率約在一%左右，考個十年、八年而仍未上榜的大有人在。在就業與考試間矛盾徘徊，青春歲月就在枯燥的考試書本中一分一秒的逝去，這種「前景堪虞」的科系能吸引多少學子入門？難怪大學法律系的排名一直難以和財經科系相較，遠遠地落在後頭。

林敏生在這種環境下執業許久，一九八八年，他的律師生涯正式屆滿卅個年頭。

很令他欣慰的，長子林志剛也承繼了他的衣鉢，從輔仁大學法律系畢業。對於語言具有高度興趣的林志剛，在服預官役時當的是英文教官。

從林志剛及事務所各助理員的考試歷程中，林敏生更深刻地體認到學法子弟升考就業的辛酸。一九八八年律師考試在二千一百四十二人中，只錄取了十六人，錄取率下跌至〇·七五%，當年，有一名台大法律系畢業生因不斷落榜屢受挫折而跳樓自盡。

一九八九年，律師特考仍有二千餘人應試，錄取名額卻暴增至二百八十八名，這個比前面六、七年累計上榜人數還多的錄取率令人士氣大振。一九九〇年錄取二百九十名、一九九一年三百六十三名，很明顯地，錄取率已達每年約一〇%的水準。

再加上執政、反對兩黨的政界人士中學法人才倍出，在媒體掀起不斷推波助瀾的示範效果，大學聯考熱門科系也起了連帶效應，台大法律系開始取代國貿系，成為考生爭入的第一志願科系。歷經四十餘年「悲情」歲月的法律系，終於嗅到了「出頭天」的滋味。

台灣社會出現了一波又一波的改革浪潮，從下到上的不平吶喊，要紓解四十餘年來積壓已久的鬱悶。這浪潮在律師錄取名額開放，法律系選填志願躍升向前之後，也吹向了台北律師公會——一個沈疴已久、急切待修，卻佔全台灣登錄律師名額七〇%的老大組織。

一九八九年底，林敏生接到了萬國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陳傳岳的電話，他說：「年輕人希

望您出來，前輩的領導十分重要！」林敏生一向看不起以往台北律師公會的存在及其運作模式，這件事他只是聽聽而已，並沒有放在心上。

這次選舉的上一次在一九八六年舉行，和以往無數的共同結果相同，由軍法派人士贏得選舉；但是，過程十分「曲折離奇」，參與者無不抱疑。

那是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年度會員大會上，主席在上午十時四十分已宣布報到截止，但基於「事實需要」，經過徵求台北市社會局一位到場督導的科長同意後，主席團即宣布延長報到時間至十一點。

令人詬病的是，停止報到後主席團公布的親自出席人數四百五十五人、委託出席人數為二百九十六人；但在選舉後開票結果卻顯示，實際簽到人數為四百八十五人，與主席宣布人數並不相符，但開票程序卻仍然繼續進行。

更離譜的是在開出大部分選票後，軍法派人士看出「大勢已去」，即表示不要繼續開票了，應該休息吃飯去。敵對的高考派律師當然不從，二方爭議不下，結果請來了社會局長白秀雄，協調結果決議是向來來大飯店租借保險櫃寄放票函，待翌日再行開票。

第二天原定開票時間九點到了，卻不見軍法派人士出席，直到他們有人出現後再行啓封開票，結果卻是軍法派獲得了勝利。過程中甚至發生高考派律師為求「慎重開票」，卻被軍法派人士指為奪票而報請警方處理，事後查明雖並無奪票事實，但軍法派經過了一夜顯然已經又占盡了優勢。

高考派人士抗議選舉過程不合法而要求改選，獲勝的軍法派卻來個相應不理。疑雲重重的選舉在高考派的抗議聲中落幕。

林敏生完全沒有參與該次選舉。

在這以前，他可以說是完全無視於公會的存在。只在台大法律系同道間的諸多聯誼活動中，總見得到林敏生興致勃勃地屢任領袖的身影。在一九八一年左右，林敏生、朱昭勳、張政雄三人發動一群執業十幾二十年以上的律師，組成了北區台大律師聯誼會，經常彼此聚會聯絡感情。繼林敏生擔任總幹事後，朱昭勳、張政雄、曾宗廷、陳傳岳、張迺良、林誠一、賴浩敏、李忠雄、蔡調彰、陳世雄等均會擔任過這個職位，這是畢業於台大的律師們彼此溝通的媒介組織，從業十年、二十年、卅年以上的律師均獲頒銅、銀、金的執業紀念座，各律師均十分重視這個獎座，那是律師生涯中一個十分重要的「里程杯」！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應該舉辦的台北律師公會選舉並沒有舉行，一群年輕的律師們開始擔心是不是不辦選舉了，但無論如何，總是得先進行佈署。

周弘憲、黃瑞明、顧立雄三位年輕律師找陳傳岳、黃柏夫等商量大計，黃柏夫建議他們找林敏生出來：「只要說服得了他，這場仗一定贏！」所以，陳傳岳才打了電話給林敏生。

在與陳傳岳、顧立雄、周弘憲、黃瑞明、蘇煥智、廖學興一起共餐後，林敏生問了自己帶去的人，他們的意見是：「別去淌這個混水！」林敏生謝拒了他們的力邀。

陳傳岳所以會希望林敏生出來領導，他分析個中原因是一、林敏生是資深律師，執業已久。二、他在律師界素享清譽，人盡皆知有這號人物存在。三、他的事務所已具有相當的規模，人力、物力皆不成問題。四、林敏生的個性有衝勁，領導及組織能力都強。可惜的是，林敏生似乎沒有興趣，陳傳岳只好再找其他人選，但是這確是一池「混水」，沒人願意「潦下去」。最後，他們仍是回頭再找林敏生商議，林敏生考慮了一會，只承諾當「工作小組召集人」。於是，文聯團的人開始在TIPLO的九樓策畫布局。林敏生這位「召集人」當得有聲有色，他越來越有勁，越來越投入。

他要蕭艷珍將律師公會以往的資料全部整理出來，將人事背景及歷任次數完全分析清楚後，林敏生心裏斟酌著：對手並不見得團結，這場仗打起來——有贏的把握！

終於，他答應了那批年輕律師們原先的請求。

在年輕律師一再熱情的邀約下，林敏生決定出線。他聘任富有公會選舉經驗的載孝任為顧問，在事務所中成立了籌備會，並組織了「文聯團」，開始積極投入台北律師公會理監事及代表改選的選戰。

建議很多。有人覺得「文聯團」太明顯了，擺明著對方組織是「軍聯團」；有人建議走上街頭拉布條，採街頭遊行的抗爭方式來宣揚自己理念。他們經常開會，製作文宣並討論策略，群英集智，很難不衆志成城。任職台北三信理事主席的林誠一律師，對企業管理很有概念，也在這時

候答應出力出「兵」積極協助。

二天一張的文宣傳單一波波地出爐：「搶救律師公會」、「為正義作出最佳抉擇」，文聯戰線以「團結與革新」的形象頻出奇招，二十一名理事、七名監事、十名全聯會代表等共卅八名候選人在文聯團強力的聯手推薦下，開始微震連連卻越搖越劇地盪漾出異於往常的震波。軍法派律師也在積極運作中，但既不透露開會地點也沒有印發文宣，神秘，一直是他們的色彩。

出席律師一人可以接受一張委託票，但委託票數不能超過出席人數的三分之一，如何決定這三分之一的有效委託票，是以出席律師的報到先後為準。因此，選舉當天的先來後到十分重要，因為唯有先到的前三分之一律師手握的委託票才具有實質上發揮功效的價值。

林敏生也有一張委託票，那是陳長文律師交給他的，言明：「請老大哥善自處理！」林敏生手握著這張票，心裏明白這場選舉保證贏定了！

為了預防候選人的態度不夠徹底而進行兩邊拉票，林敏生頒出一令：「選票超過我的要處以罰金。」又有人喊出「不要製造對立」來相抗衡，林敏生嗤之以鼻：「戰爭沒有對立誰會支持？」又如何支持？」

選舉場地定在中華路上的國軍英雄館，那是只有軍人和榮民才能居住的會館，如果選舉當天必須儘早報到以爭取委託有效票的話，這個安排顯然是對軍法派有利的。他們的作法不斷落人口

實，但長久以來已經習慣老大的軍法派，完全充耳不聞。

選前一天，林敏生所召集的文聯團作最後集會，林敏生在會上預言，他們所推舉的卅八位候選人將全數上榜，並且文聯團的最低票上榜者，票數會高於軍法派的最高票候選人。有些沒經驗的年輕律師臉上流露出擔心的神色，林敏生看著他們，拍拍自己的胸脯說：「搭我這班車，一定沒問題，放心！」

報紙上這麼載著：「雙方律師均在選前一天進行縝密的選前作業，以防止選票流失，『配票』的氣氛不亞於各項公職人員選舉。」

一九九〇年四月八日星期日，在台北市民依舊沈睡在夢鄉中時，台北律師公會年度會員大會已然悄悄上演，清晨五點鐘左右，國軍英雄館前已經有律師一群大排長龍等著進場。軍法派甚至出現一行四十人的律師報到「團」。

當時在台北律師公會登錄的律師約一千一百六十八名左右，媒體估計軍法派律師在四百名上下，大學高考及格的律師約計也是這個數額，扣除對公會業務不表興趣的律師人數，外界看法雙方實力呈現了「五五波」的態勢。

林敏生在會場上遇見了對方召集人葉潛昭，他向林敏生問道：「聽說你們前幾天大開宴會請客，怎麼不請我呢？」林敏生笑說：「我們現在是敵對雙方，怎麼會請你？有沒有接到我的文宣呢？」「喔？那個 Garbage 啊！」葉回答。林敏生笑而不語了，他心想：「這個 Garbage 會要

你的命！」

十點整，會議正式開始，主席團由雙方各推派代表七名，加上當值常務理事的林憲同律師，由十五名律師共組而成。共有七百六十名律師辦理報到或委託報到手續，其中軍法派律師約三百名，高考派則超過四百五十名，選情已經呈現明朗化。

選舉會場上一片哄亂，像國人在自家門口搭棚擺席「辦桌」一樣，秩序紛擾。中午在午餐進行中繼續投票，下午二點，開票程序開始。

基本票才開完，高考派已獲得三百多張，軍法派卻只有一百餘張，態勢已十分明朗，軍法派人士臉上已消失了笑容。當唱票結束後，他們沒有給勝方任何恭賀，悄然地離開了會場。

卅八比零，文聯團理監事及代表等卅八名候選人全數上榜，文聯團的最低票上榜者，還高出對方陣營中第一高票者近一百票，林敏生所言不差：軍法派掛零而退，結束了台北律師公會四十年來由軍法人士一手主導的壟斷局面，這是一場被報端喻為「改寫歷史」的激烈選戰。

文聯團在完成「階段性任務」之後，召集人林敏生立即宣布解散。他歡迎軍法派人士共同參與推動司法革新，今後只要有心從事司法改革的律師都將一視同仁，不分黨派。

批評軍法派主掌台北律師公會時是「對內不做事、對外沒聲音」的文聯團公會新貴理監事代表們，被媒體賦與了「改變律師形象」「參與社會工作」的新期許，他們改寫了五屆十五年，連續為軍法官檢覈出身及傾向該派系者把持公會的局面，正式踏上了手握改革鑰匙之道！